

媒人眼

邓跃东

每到春节的时候，我们雪峰山里不但为四处拜年感到快乐，另外还有一件激动人心的事，就是年轻人四处相亲，让家里充满了希望、喜悦和欢笑。

相亲就要有人说媒，先找个可靠的媒人，一般人胜任不了，尤其在短暂的春节里。随着社会自由度的提升，直接交流开放了，媒人的作用大大削弱，这个职业近乎消失。但也随着社会过于快速的发展，好多人停不下脚步，双方难以沟通上，还得中间人帮助。

媒人的家境地位一般不算富裕，过得舒适的人不屑于干这种看人说话的事情。但现在，媒人在我们那儿吃香了，因为这些年集中在春节相亲，推演成一种乡村盛事。过年本是团聚，应该高兴，但长年在在外找对象没有落实，打工的地方多是外省男女，不愿跟随到异乡去生活，年龄又不小了，父母着急得很。平常年轻的伢子妹子都不回来，父母们不会放过这个唯一的机会，托了媒人，远乡近邻，频繁相亲，而且速战速决，高效无比。

我堂妹曾经创下村里的相亲纪录，一天里见了五个，见面之前父母还悄悄去考察过，对方家境都是不错的，但堂妹就是没看上。第二年春节继续见，最后歪打撞撞，竟把上一年见过的小伙给见上了。尴尬之时，媒人亮声，你们是错不开的缘，千回百转还相逢，这是天意。这话听着舒服又踏实，就定下了。两人在外面谈了几个月，回来结了婚，日子就开始了。

我堂妹完婚后，村头的小军家又找到这个媒人，媒人考虑后，选了一个姑娘，见了一面，互相就喜欢上了，都说媒人有眼光。然后定亲，上门，回门，摆酒，十天搞定。过了年，双双去了广东打工，每月打回的钱比去年每月多了一倍。几个月后，新媳妇就怀上了，检查还是双胞胎，一家人兴奋不已。后来，四里八乡的人都来他家询问，这个媒人是哪儿的？

媒人是另一个镇的付姓妇女，过去都喊付氏老母，现在大家称福婆婆，意为送福之人。每年春节里，孩子们回来了，福婆婆都给张罗，曾经半月里促成了三桩婚事。福婆婆简直是高铁速度，都说她眼睛神，把人撮合得准，求帮忙的纷至沓来，春节里她成了最忙的人。

初五那天，我在村里碰到正在给人说媒的福婆婆。我问她眼睛怎么那么准，现在的姑娘、小伙眼光都很高，不见得都是急于求成，最少自己心里要满意。福婆婆笑了笑，说是这个情况，也不是每一桩婚事都说得成，反正正在做、天在看，摸着良心往好里办，他们自己感受到好，婚姻就成了。

福婆婆的话让我有了兴趣，又忍不住问她，你就是总把人往好里说的，万一一方不咋好呢？我

甚至还好奇地问到小军的事。老实说，小军跟媳妇相比，并没有多少优势，个子矮、大舌头，媳妇高挑、伶俐，怎会看上他呢？

福婆婆说，开始也没把握，到小军家仔细了解了，发现小军会炒菜，味道不错，而姑娘是个不擅长家务的人，这增加了她要促成这门亲事的信心。见面那天，就安排在福婆婆家，她让小军去厨房炒菜，也不多跟姑娘说话，姑娘一个劲地朝厨房里看，她说明白姑娘上心了，因为不在乎厨艺的人不会这样看。不一会，小军就端了几个拿手的菜出来，姑娘闻着香味，眼里直放光彩。吃完饭，福婆婆问姑娘什么感觉，姑娘笑而不语，她看上了小军会做菜，善于做家务的人，一般都勤劳踏实。

这么简单！我对福婆婆说，你平时都是这么轻松地把事情搞定的，不用煽呼啊？福婆婆笑眯眯地说，哪有那么多好话说，人都是不完美的，按照理想的标准去挑选当然是不行的，只能看人家的长处，补一方的短处，这样互补就是和美的。

看着福婆婆的雍容相貌，我觉得她是一个富有智慧的人，把复杂的事情看得简单，很得处世之道。她不像其他一些说媒人，为了一点利益，把人家说得天花乱坠，常常蒙混过关，最后事情败露，家庭不存，双方痛苦良久。

媒人代表着一种心灵，媒妁之举是心的碰撞，牵成一桩良缘，也会迸发不少心灵的火花。

我想起孙犁先生的散文《亡人逸事》，记述媒人是如何将妻子介绍到他家的。他说，两个媒婆去给一户人家的姑娘说亲，男方就是邻乡的他家，路上逢上了大雨，便跑到岳父家的屋檐下躲避。岳父招呼她们进屋坐坐、喝杯水，闲聊间听她们说到那户人家的姑娘不匹配，岳父就问对方男孩什么情况。媒婆眼里有了光，就问你家二姑娘是否愿意。岳父说，怎么不愿意呢！后来跑了几趟，事情就成了。孙先生家觉得这是一场雨的天意，洞房的喜联横批就写了“天作之合”。

这媒人当初怎那么看好他岳父家呢？她们觉得能让避雨的外人进屋喝茶，那是极有善心的人家，那时候治家严谨，这样家庭的子女教养不会差，就一眼看定了。后来几十年，正如孙先生所记，他和妻子恩爱绵长，记忆犹深。

当媒人，不是一定要能会说会道，却要有一双媒人眼，准确地看出一户人家的好来。在一个端正的媒人眼里，每个人都是好人，女子合好，心心相印。

百姓日子，群居生活，媒人的角色十分重要，但人人不可能都成为媒人，人人却都可以拥有一双媒人眼。情人眼里出西施，母亲眼里有春天，朋友眼里写满信任，师长眼里透出欣赏，而媒人眼里，个个都是好人。这样，我们看到的都是花朵、阳光、雨露和欢笑，这世界不就平安了、美好了！

暖村·生长

◀(上接15版)

好日子滋长了施六金的信心和野心，他走得很快，也常常有些焦虑，他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不满足于小富即安。

可能是因为事情太多，打理得不够仔细，他的农家乐没有别人的生意好。水厂的工作稳定轻松，不过收入比不上在外面打工。村里很多人买了小轿车，他也想买，只是还没拿到驾照，手上的钱暂时也不够。

“我今年一定要做件大事。”喝着酒，他突然激动起来。

又说：“这是商业机密，现在还不能说，你们到时候都会知道的。”

施六金停下筷子，想着发财的路子，一时有些出神了。

他的新婚妻子为他添酒夹菜，母亲在一旁往火塘添柴，木屋内气氛温馨，这让他的焦虑渐渐融化，又高兴兴喝起酒来。

孩子们的未来

在十八洞村，遇到的孩子都大大方方地和你聊天，普通话比祖辈和父辈都要好很多，经常充当着小翻译的角色。他们比祖辈有更大的自由、更宽广的未来。

十八洞村的孩子，一、二年级在十八洞小学上学，到了三年级就要去排碧学校，路途遥远，需要寄宿在学校。上学不容易，这些孩子却格外聪颖勤奋，凡有孩子的家庭，墙壁上都贴满各类奖状。

进梨子寨的第一家是杨远朝家，正是周末，杨家三个孩子都在屋子里，老大杨婉蓉在窗边写作业，墙上贴满了“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的奖状，两个小点的孩子在门槛边玩。

旅游大巴就停在她家门前的停车场，窗外游客一拨又一拨，声浪盈耳。

但是杨婉蓉不嫌吵，她喜欢现在的寨子。

现在的寨子干净。以前爸爸给她买的新鞋子，她都不愿意在寨子里穿，因为嫌地太脏了，现在寨子干干净净的多好。

现在的寨子让爸爸回家了。家里房子的正屋租给了邮政公司，每年有5万元租金，杨远朝也就结束了在外地的打工生涯，每天可以接送孩子上下学，也给孩子改作业。杨远朝的妻子就在停车场旁边的长廊下摆了一个摊，卖酱菜米豆腐和一些竹编的小篮小筐。

还童园记

谭谈

这里，原本是一幢老屋。

老屋兴建于何年，无从查考。当年，我的高祖领着他的六个儿子，在一座乱石山上，建起了这幢两百来间房子的大屋。屋场四周，用开拓屋场采出的石块垒起了一堵两米多高、半米多厚的石墙。屋场南北各有一个槽门。南槽门上，悬挂一块上书“进士”的大木匾。这也许是我们的先人中曾有人中过进士，或是先祖们慕虚名私自制作，用以装潢门面。屋内，有晒谷坪，有池塘。池塘塘堍全用方石垒砌，结实、规整。屋后小山，长满翠柏、梧桐、南竹，郁郁葱葱。雨天，山水流入池塘，再从池塘流入屋前田垌。四季活水入塘，塘水清冽、洁净。塘边石台上，立有一个四方的石墩，供屋里的女人们搓洗衣服。经年累月，这个石墩被磨洗得光洁如镜。屋子从这头到那头，十几个厅屋，足有半里路长，全由屋廊连接，下雨天不踩湿脚。每逢重要节日，一个个厅屋里，好多的伢妹们一起嬉闹玩耍，那甜美的笑声，至今温暖在心……

时光流逝。从德字辈的高祖兴建此屋开始，德、孝、顺、显、周、亲、铭、鼎等老屋先后接纳过八代人了。这八代人里，或求学，或从军，或经商，不少人先后离开老屋，奔走四方。他们后来或定居于繁华都市，或落户于异域他邦。然而，不管他们走到哪里，老屋总在他们心里。老屋成了他们生命的印记，伴随他们终生。老屋是有灵魂的。这灵魂，就是一个家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灵魂！

今天立在这里的还童园，仅仅是老屋中的一部分。即高祖第五子所建的上、下两个厅屋的地基。俗称五房。其五子，就是我们的曾祖。曾祖又育五子。全居住在上述、下两个厅屋的数十间房子里。房子虽是土砖垒建，但高大、结实，冬暖夏凉。

转眼时代的车轮驶进了20世纪80年代，屋前那条被一代一代山里人的脚板磨得光滑明亮的青石板路，被威武武的宽广的公路取代了。汽车进山了，颠覆了山里人的生活。老屋的子孙们开始一家一户与老屋告别，到对面的公路旁盖起了红砖新屋。老屋被冷落了。最终变成了一片废墟。

从2017年秋季开始，老屋五房的后人们商议，捐出祖屋的地基，并捐资、筹资上百万元，兴建村里的老农活动中心，为村里劳累一生的老人们，提供一个休闲、娱乐、健身、阅读的场所。同时，为村里的少年儿童，设置了“小天使阅览室”。寄托老屋先人对后辈子孙“发奋读书，努力成才，为国效力”的殷殷期望。

经过大家一年多的努力，曹家村老农活动中心终于落成。这真是：老宅变身新屋服务村民；叟者还原童身乐在此园。

故曰：还童园。

反诗新韵

养蜂人 (外一首)

许百经

熟悉每一朵花的前世今生
在连绵无际的山头，盘旋
灿烂、明媚、寂静、孤独
以及生生世世的平淡和神奇

熟悉每一个季节的风云变幻
在阴晴圆缺的日子，守望
黑白、曲直、险峰、谷底
以及终生不悔的追花而栖

熟悉每一只蜂的禀性爱好
在纷繁复杂的枝头，品味
辉煌与幽暗、充实与虚无
以及向死而生、迎风而起

满脸沧桑、头发花白
却又浑身上下流露甜蜜

花盆之盈缺

前世是尘土
源于某山某河
一场大火脱胎换骨

去年用来栽花
长满清风 鸟鸣 阳光 雨露
今年栽茄子 黄瓜
高矮胖瘦像个大家族
明年栽青菜 白菜
清清白白自有清福

年年生长鲜嫩小生命
年年蝴蝶飞舞
某年某日烂了
扔到荒丘野户
回到某山某河
回归尘土



一个人的湘之夜

喀纳斯小猫

“帅哥，你的手机屏怎么摔成这样了？”

“摔坏了就不会再坏了啊！”吧台里的调酒师一本正经地说。

这注定是个地道的俱乐部，连店员都散发着爵士的味道。

热场中，7岁的九月踱着优雅的猫步走来，灯光太暗，它那么黑，直到我旁边依偎着趴下来，我才确定是只猫，没错。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被唤醒了沉睡已久的猫性，像囚禁千年的吸血鬼血脉债张挣脱了锁链。是这样热烈，可我不是吸血鬼，我只是终于从不能说的巨大秘密中解脱出来，重获自由。那么深厚的压抑，不知道熬过来的，也看不到出口，却这么快就被撕裂，像换场的幕布。果然，人是没有吃不了的苦，好了伤疤忘了疼，怀二胎的时候早忘了阵痛的死去活来。

我给九月喂了一块从新疆带来的诺干奶酪，它不急不慢闻了闻，舔了舔，卷到嘴里旁若无人的嚼起来，它是湖南的胃，对遥远边疆草原上的陌生味道却丝毫不惊奇，有着爵士的随性淡然，与世无争……

梦想总是要有的，反正不要你花钱，2018，全世界听你的！——吧台上的黑板霸气的写着。

这辈子应该不会去地中海听爵士，所以在长沙红伽俱乐部遇见地中海即兴爵士三重奏AVA TRI-O是意外的惊喜。低音贝斯、上低音萨克斯和打击乐手，三位音乐家一发声，就把遥远的地中海搬来了长沙，浓郁的民族性和洒脱的自由即兴——充满个性的曲风——讲述着那片土地从古文明走来的故事，又像在调侃现实，他们希望通过一种最古老的方式去团结所有人，超越种族、地理、宗教和政治的边界，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就像文学该有的态度一样。

一杯百利甜心，一场地中海爵士，一天有几个两小时，是这样心旌摇曳，忘了来时的路和预算好的归期。

下楼时，楼梯间里穿透着大型演出的音乐和欢叫声，推门进去，二楼看台空无一人，探头望下去，舞台和人群正在沸腾。不由得被吸引过去，走到中间坐下来，于是我一个人独享二楼看台，俯视楼下的歌舞升平。横漂武打替身龙先生，表演的都是绝活儿，维克多的海豚音非常震撼，薇薇与菲菲的二人转有点过火，雅俗共赏才有市场倒是真的，到了段子高潮处，我从靠背上向前探出身去，看一圈台下的大爷们，真是满座堆笑。

主持人说，一路走来20多年，全年无休只有过年休息5天，为什么这么拼命，三个理由，一要为自己曾经吹过的牛逼买单，二要对得起自己喜欢自己的人，三要让自己不喜欢自己的人永远失望下去。说得真好。

曲终人散，爱这个被音乐填满心房的夜晚。回去的路上，街面的店铺都已经沉睡，习惯了新疆时间，早已忘却了大城市夜幕的节奏。快车司机载我潜入隧道，每一条隧道都是毁灭与重生的巨龙。出发前有人担心20天会不会让我不想再回到过去的生活，就在此刻，我试着想了一下，思绪还没铺开，酒店到了，就此打住吧。支付时显示银行正在维护中无法支付，司机打来电话说，“换换别的卡啊，也还要接单回去啊，今天两次空车回河东了，我要回家啊……”加了微信赶快给他转账25元。

躺在床上，兴奋降温，睡意袭来，脑海里一直在回放司机的那句话，带着无奈与着急——我要回家啊，我要回家啊，我要回家啊……

(作者系毛泽东文学院新疆班学员)

石赋

侯廉敦

石者坤灵之骨也，无骨其形可立、其状可琼乎？无石蕴厚土，何谈有万物苍生？是故爱而崇石，世人皆钟情！

壮哉！山川之秀美，石壮赋其春。浩浩之大海，瀚石兮作盆。五岳之尊，坚石为魂。威威珠穆，石构其峰。武陵奇秀，石柱嶙峋。华崖洞府，乳石缤纷。

秀矣！石之色七彩缤纷，石之状巨细方棱，石之貌纯天然真，石之质坚实敦伦。玉乃石之精髓，寿山石亮姿俏，和氏璧扣人魂。鸡血石镇邪恶，蓝玉玉秀红尘。皇皇九州大禹域，奇石珍宝壮乾坤。手抚石得日月之纤纤，目赏石获海天之色色；心思石识宇宙之万类，神追石知今古之风云。女娲炼彩石，妙手补规天。一部《石头记》，经典映月轮。敦煌石窟，史迹勾陈。古都南京，称石头城。四海之广域，多以石为名。俊杰丰功，碑雕铸文；英豪伟绩，石刻常温。追大梦以成真，不愧黄子孙。灭贼寇，兴中华，励志强国有宏猷，追星赶月惜良辰，金汤永固如磐石，四化迎来盛世春。石乃为奇书，不可不读也！

古米拜拜石，着书画至尊。今君子崇石，必欲修其身。有识之士，欲行大道，必铸石魂。师石之坚定，刀山火海亦敢闯；效石之定力，恶雨狂风不动摇。法石之无私，粉身碎骨无怨言，报国为民立功劳。石为真君，是以为赋。